

# 祭祖的政治學—日本二戰紀念亡者記憶的重塑

傅琪貽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 目次

序

- 一. 2001 年新設「慰靈・追悼紀念」設施的構想
- 二. 兩個戰亡者「慰靈・追悼紀念」設施
- 三. 加害與寬恕—OKINAWA 的和平紀念碑
- 四. 結論：歷史記憶的重塑與變化

## 序言

2000 年及 2001 年來自台灣的「高砂義勇隊訪日團」參拜了靖國神社，日本媒體以震驚與不可思議的口氣，大幅報導此事。從此，台灣方面才注意到靖國神社參拜牽涉到複雜的歷史糾葛。台日媒體對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參拜靖國神社，原住民籍立委高金素梅抗爭等，都以高度的興趣報導，但只能說是做表象性報導。因為台灣並無所謂國家元首參拜忠烈祠「違憲」與「政教分離」等問題，而只關注「親日」、「反日」或藍綠黨派與「親中」、「台獨」之間紛爭與糾葛。當時台灣媒體爭相介紹靖國神社，讓人留下靖國神社是日本「觀光」旅遊景點的印象。台灣人從日本靖國神社的報導中，無法體會靖國神社大門巨大柱子，為阿里山神木的歷史爭議。

本文以 2001 年日本有意另建設第三個新「追悼」設施為探討重點，兼論靖國神社與千鳥淵墓苑的性質比較，並從「非戰」立國的理念，論述沖繩的「和平之礎」。目前全世界「追悼」戰亡者之權都操在國家手中，難道戰爭死亡不能回歸到個人與家人的本身嗎？

### 一. 2001 年新設「慰靈・追悼紀念」設施構想

2001 年以首相的諮詢性質成立「思考設立為追悼・祈禱和平紀念碑等相關設施意義之懇談會」（簡稱「追悼懇」），該會共有 10 位委員，由當時的經濟團體

聯合會會長今井敬（新日本製鐵株式會社代表社長）擔任召集人<sup>1</sup>。2001年12月19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後至2002年12月間，共召開10次會議、5次讀書會，於12月24日提出一份報告書。

當時，因小泉純一郎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而遭受到來自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如何處理戰亡者的議題，在日本國內亦形成看法分歧與對立的局面。2002年是戰敗的日本締結舊金山和約（4月28日生效）而脫離美軍佔領，重獲獨立的50週年。可說，日本對二戰戰亡者祭祀議題上重新思考的歷史性時刻。依照政府發言人的說法，是希望政府設立一個「慰靈·追悼紀念」新設施時，①不祭拜靈魂，不以慰靈為目的；②不細設特定的追悼對象；③以任何人都能祭拜為目的，設立不涉及宗教性的設施。其中第3項強調，新構想設施為無宗教性設施，用意在於堅持憲法所規定的「政教分離」原則<sup>2</sup>，以及尊重個人宗教自由與祭祀形式的自由。在此遺族透過「慰靈·追悼」儀式懷念亡者的同時，為和平祈禱。

根據「追悼懇」於2002年12月24日向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所提的報告書，其內容分為①「追悼懇」的立場與限制；②新設施的必要性；③基本特色；④與既有設施之間的關連性；⑤種類等共5個項目。

從「追悼懇」的立場與限制上，該報告書內容僅向政府提供諮詢性與未來具體著手時的參考意見，因此內容不涉及種類、名稱、設施地點等具體意見<sup>3</sup>。

論述新設施的必要性時，報告書提出911恐怖事件與日本在國際乃至世界要積極扮演維持和平任務間的關連性。背負「和平國家」日本未來的主人翁是年輕人，應透過新設施引發年輕人對「戰爭與和平」的自覺與了解國際共生的重要性，且有必要向國內與國際社會做一番堅持和平的訴求。日本在戰後以「和平日本」重生，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同時重視國家利益，且認清唯有堅持和平才能維護國家利益的大道理。於是，21世紀的日本以國家的立場必須向國內外宣示維持和平的理念。報告書提到明治維新（1897年—1945年）以來的各種戰爭（戰爭與事變）中，產生眾多「死歿者」及為數更多的傷者，身心受創且因後遺症陷入悲傷痛苦。戰後也因參與國際性維持和平造成「死歿者」<sup>4</sup>。因之，新設施乃提供正式國家級象徵「追悼」與「祈禱和平」這不可分開此意義的儀式場所。報告書避開使用「戰亡者」而使用「死歿者」，並對過去「戰爭與和平」的歷史，基於「每一個國民心中有個人化與豐富的思索」<sup>5</sup>的觀點，不作單一解釋而「可作多元解釋」，以迴避日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該負的戰爭責任與戰敗檢討。

報告書裡，所強調訴求「和平」的理念，並非過去式而是未來展望式的。因為新設施要「追悼」的對象中有過去與日本有關連性的戰爭及戰後為「維持和平」的努力而「死歿者」，因此假藉「追悼」作發誓「維持和平」的宣示。報告書強

<sup>1</sup> 國際宗教研究所編《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東京，ペリカン社，2004年），頁297-298。

<sup>2</sup> 日本國憲法第20條（信仰的自由、禁止國家的宗教活動）第3項，及第89條（不得用公款支援宗教團體及其教育等活動）。

<sup>3</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290。

<sup>4</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291。

<sup>5</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292。

調，日本必須要採取新的安全保障政策與排除行使武力原因的國際性活動。不分戰前或戰後，戰爭本身就有高度的超越國境・民族的性質，故新設施中被「追悼」的人，包含國際人士與被戰火波及的一般民間人士。然報告書清楚地排除「違反日本的和平與獨立以及違背國際和平理念而死歿者」<sup>6</sup>。可見，新設施主要是日本自衛隊海外反恐作戰中出現戰亡者而藉此向國內外宣示日本的反恐立場。這是片面式的維持和平，其中並無排除敵對與化解衝突的理念以及全面放棄戰爭手段、維持和平的想法。於是面對新設施時，「追悼」為象徵性，並非過問個人層次的追思。至於個人或團體「追悼」與「祈禱和平」的形式或儀式是自由的，不受宗教影響。

至於既有的設施之間的關係，報告書認為，理念不同可並存。理由是靖國神社為供奉「英靈」的宗教團體，另千鳥淵戰歿者墓苑為收容無名氏戰亡者遺骨，與新設施的性質完全不同<sup>7</sup>。

建設時的建議如下：①在公園的一個角落設立設施，在平時一般市民可以散步，必要時可召開大型集會或典禮；②都會或近郊；③避開與過去歷史上有過戰爭或宗教相關的地點；④設施的名稱可公開徵求；⑤政府主導儀式的形式<sup>8</sup>。

該報告書另外附上一位在該「追悼慰」研擬期間過世的人，其生前所堅持的意見。該委員一直反對政府設立新設施，支持靖國神社<sup>9</sup>。日本遺族會代表古賀誠眾議院議員也於2002年11月向內閣官房長官提出反對意見。該月，日本『每日新聞』所做的民意調查，贊成的占58%、反對的有27%<sup>10</sup>。然而，贊、反兩種意見中，更有不同各式各樣的意見混和，日本政府一直拖延到2004年，終究還是宣布停止該計畫。

## 二. 兩個戰亡者「慰靈・追悼」紀念設施

一般被視為最理想的死亡以「大往生」形容，即年邁者在家人圍繞陪同之下結束生命，這是最幸福美滿的一生。然而，也有不幸「意外死亡」者，如交通事故、自殺、被殺害、生病等。其中「戰死」雖然是「意外死亡」之一，但其原因是人為國家成員之一，在不可抗拒的情況下赴戰場結束生命。戰前的話，通常是在徵兵制度下，17歲以上正值年華歲月者不得不為維護國家集體利益而犧牲個人性命的年輕人。遺族的悲痛與遺憾，是難以形容的。因為他的生死與家族成員的情感最為密切。然而，國家利用戰死奉為榮譽，藉此不斷創造英勇打仗的新神話。在日本的國家機器中，扮演創造戰爭功能的正是靖國神社。在戰前專制強權的體制下，天皇被奉為不可侵犯的人神，而藉以強迫人民完成皇民義務要光榮地報國戰死。戰場上的死亡，畢竟是敵對的雙方互相慘殺後的結果。因此，在殺戮戰場上的英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殘暴、沒有人性的惡魔。戰爭並不是唯

<sup>6</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293。

<sup>7</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294。

<sup>8</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295。

<sup>9</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295-296。

<sup>10</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13。

一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方式。但是 21 世紀的今天，美國為首的一方勢力，以「維護和平」為藉口，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展開殘酷的入侵行動。戰爭只會增加仇恨與報復，對古文明發祥地造成無法彌補的重創。

在日本，無論是新舊設施，顯示國家仍舊不肯放棄對戰死者的祭祀權。2004 年放棄新設施的構想，但從該新設施的構想中，見到保守勢力的危機意識。因為，隨著二戰戰亡遺族的大量凋零，維護戰前「聖戰」觀的團體，對政治的影響力日益消退。加上二戰的戰爭記憶隨著時間加速地淡化、被人遺忘，對當代年輕人來說，二戰是離自己生活很遠的、無法想像的歷史。「追悼」與「祈禱和平」綁在一塊的設計，用意在讓年輕人認同國家意識。其理想乃為修憲放棄第 9 條後，恢復軍隊，日本成為可以打仗的「正常國家」。國家不放棄任何形式的戰亡者祭祀權時，世界就無法實踐非戰理念。靖國神社最代表著日本的戰爭立國精神。

根據 2000 年 10 月 17 日靖國神社的統計，因日本發動戰爭而「戰死」者中，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內的有 246 萬 6,344 人(1975 年 10 月當時)，其中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死」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的「英靈」共 213 萬 3,778 人。其中還包含舊日本殖民地台灣人 2 萬 8,000 人、朝鮮人 2 萬 1,000 人<sup>11</sup>。當然，這個數字並不是全部的戰亡者，其中排除如無顯著戰功者、「慰安婦」、民間人身分者等雖然在戰場中死亡，但缺少戰鬥中效忠天皇的功勞成分。因為，要當上靖國神社的「英靈」，必須通過軍方認定資格的審核與天皇玉璽的一關，可見其設計上對遺族產生多大的榮譽感，不使家人覺得其戰死並非徒勞、無意義。「英靈」與真正戰死間有很大的差異，但這在維護國家機構上產生很大的政治效益。

二戰前靖國神社屬於天皇與舊軍部。因此，1945 年日本敗戰後，靖國神社從國家級軍部機構，改變為一個民間的宗教團體。然而，靖國神社仍舊不同於其他在日本各地約 8 萬 1,500 座的神社，性質不同。①靖國神社因有「國家神道」的因素，曾被列入「戰犯」之列，但日本政府於 1945 年 12 月提出「政教分離」原則而使它逃過一劫，成為民間宗教團體；②創設緣由為祭祀 1868-1869 年戊辰內戰時替西軍(擁護天皇派)戰亡者，1879 年 6 月正名，是依明治天皇的命令而創設的；③靖國神社的主神不同於一般與鄉土豐年祭結合的神社，而是只供奉為了天皇愛國而在戰場上犧牲者的靈魂，那叫做「英靈」；④靖國神社的主要活動為「慰靈」與「鎮靈」的招魂儀式，1975 年 A 級戰犯入祀之前天皇親赴跪拜主持祭祀，戰前天皇還穿上軍服；⑤戰後 1956 年以來眾多的團體與國會議員，為靖國神社恢復為國家級的追悼紀念機構，而努力推動「靖國神社國家維持法案」。由此可見，靖國神社的戰前戰後，一直籠罩在日本的侵略史陰影下。因為擁護靖國神社者皆為日本社會中的領導階級，壟斷國家資源，所以儘管擁護者人數減少，還是能左右影響實際政治的運用。

小泉首相於 2001 年正式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遭到中國與韓國的抗議，國內也引發了「參拜違憲」、「還我祖靈」的法庭抗爭。早在 1985 年 8 月 15 日，當時的中曾根康弘是戰後第一位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領導人而遭受中韓、

<sup>11</sup> 歷史教育者協議會，《Q&A もっと知りたい靖国神社》，（東京，大月書店，2002 年），頁 15。

東南亞鄰邦政府的抗議。因首相中曾根康弘不以神社正式祭拜方式完成祭拜，靖國神社方面也為此不合神社禮儀來祭拜而非常生氣。這種在日本政府參拜與違憲之間欲取得兩面討好與合理解脫的作法，得不到諒解，一直到換個政權由自民黨轉移到日本民主黨鳩山由紀夫。

另一個既有的戰亡者「慰靈・追悼」紀念設施，為位於皇宮旁北之丸公園一個角落的千鳥淵戰歿者墓苑。這是收容在二戰戰亡者中無法確認姓名者集體骨灰的墓苑，與靖國神社的專收戰亡者「靈魂」不同。當然祭祀儀式也與神道相異，歷年定期由佛教與基督教團體舉行儀式。設立緣由為 1953 年 12 月 11 日日本內閣決議，無法引渡遺族之戰亡者遺骨，由國家來建立「無名戰士之墓」且負起維護與管理之責，於 1959 年開苑。該墓苑收容自 1937 年盧溝橋事變以來共計 348 萬 4,066 人的遺骨，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戰亡者總數 212 萬 3,300 人<sup>12</sup>，可見遺骨中包含甚多一般民間非戰鬥員而遭受戰火波及的「受災者」。這些人中應該有如慰安婦、當地人挑夫等跟隨軍隊的命運共同者遺骨。因為千鳥淵墓苑建立當初就確定該設施為無特定宗教色彩的設施，隨著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成了國際議題，各國的駐日外交機關都避開靖國神社，反而選擇去千鳥淵墓苑參拜。1965 年 3 月 28 日還天皇・皇后親自參拜。現在每年 8 月 15 日日本武道館舉行「戰歿者追悼式」，原本是為千鳥淵墓苑的儀式，但是顧慮千鳥淵戰歿者墓苑取代靖國神社而完全分離。由此也可證明，政府對靖國神社是百般的呵護。

### 三. 加害與寬恕—OKINAWA 的和平紀念碑

二戰末期，位於日本南方的沖繩（OKINAWA）成為美軍登陸日本本土戰的唯一地點而後成為美軍佔領與基地，一直到現在還有美軍的基地。二戰時在沖繩日軍布置了 11 萬守備軍，然美軍動員 54 萬 8,000 人分別由 1,500 艘軍艦載運，於 1945 年 3 月 26 日起展開登陸作戰。4 月 1 日美軍在那霸北方嘉手納附近無血登陸後，面對日軍持久焦土之戰以保本土。沖繩在 90 天的慘烈交戰中，雙方死亡 20 萬 656 人。戰後在沖繩各島/市/町/村設立了 360 座慰靈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南部系滿市摩文仁沖繩戰跡國定公園內的國立沖繩戰歿者墓苑，內有附設包括來自日本本土各府、縣所設的慰靈塔 50 座及鄰近周邊 28 座慰靈塔。其中刻印著 23 萬人姓名的「戰歿者刻名碑」，通稱為「和平之礎」，是民選第四任沖繩縣長大田昌秀所標榜革新縣政理念的具體宣示。

名列「和平之礎」的 23 萬人，包含了不分日、美等國籍及戰爭中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其中沖繩人部分還包含溯及到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在海外或「外地」戰死者。列名者，不被記載官位而全然純個人化方式，只刻字姓名、國別、出身地地址、家族為單位等方式<sup>13</sup>。其用意為一旦發生戰爭，從個人層次無關國家・政府戰勝與戰敗，遇害者遺族的立場是只留下悲痛與遺憾以及無限的空

<sup>12</sup> 歷史教育者協議會，《Q&A もっと知りたい靖国神社》，（東京，大月書店，2002 年），頁 99。

田中伸尚《靖國戰後史》，岩波新書 788（東京，岩波書店，2005 年），頁 76-78。

<sup>13</sup> 石原昌家〈全戦没者刻名碑「平和の礎」本来の位置づけと変質化の動き〉，田中伸尚編《國利追悼設施考》，（東京，樹花舎，2003 年），頁 113。

虛。畢竟，個人生命是屬於家族以及屬於他生前的區域的情感裡面。系滿市摩文仁是當時沖繩最後一次的殺戮戰場的遺跡，在此遺族可找到親人的姓名，表達對亡者無限的懷念與追思，可實現心靈上的再會與安慰。然這也隨著遺族的凋零與感情的淡化，最後被保留下來的是歷史史實。沖繩縣長大田昌秀不願意把「和平之礎」與靖國神社相提並論。因為他所堅持的是透過紀念碑，凸顯任何戰爭對個人來說，皆是無奈且無意義，但希望藉此列舉一般姓名的方式，達到「鎮魂」、「慰靈」、「追悼」的作用，創造宛如與親人再會的想像空間，以推展和平理念與反戰思想。二戰中美軍在日本本土作戰中唯一受害的沖繩「和平之礎」，對外公開宣示的理念，是受害者對加害者的寬恕與堅持永恆和平非戰的理念。

2009年當選日本首相的日本民主黨鳩山由紀夫，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有意重新構思新設戰亡者的追悼紀念碑等設施。各政黨如公明黨、社會民主黨等從外國壓力與國際名聲等的角度，也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認為建立新設施較為妥善的立場。宗教團體中，除極少數保持觀望態度之外，大致上表示贊成。1990年代接二連三地出現反靖國·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法庭抗爭中，也有出現國家違憲的判決書。基督教與佛教團體甚至提出，對戰前宗教團體採取國家主義協助戰爭的一種反省與謝罪<sup>14</sup>。相同地，日本周遭的國家如中國、韓國等，對日採取友善的態度。韓國的李明博總統呼籲日本天皇與皇后赴韓參拜李高宗與閔妃之墓，以示謝罪。中國也以歷史上的難題，列入懸案不立即處理的務實態度，面對日本的過去戰爭責任問題。可見，彰顯戰功之「英靈」思維的靖國神社史觀，需要面對重大的轉變。

然而，當代日本有無準備面對過去的侵略史實，勇敢地做一番徹底的反省呢？

戰後，中國、韓國等鄰近國家又在冷戰體制中嚐到分裂國家與內戰的苦果，日本卻是唯一藉以發戰爭財，並在和平中享受經濟高度成長的甜頭。對日本國民來說，日本的戰敗，不是國內對戰爭禍首展開「打倒軍閥」而爭取到的民主勝利，也不是為「祖國的獨立」所做的解放運動。戰敗的結果，日本不得不放棄佔領的土地與人民，回到四個島嶼上。因此，戰後日本人不曾對過去的侵略戰爭做過任何的反省，卻得到和平與繁榮。2010年為日本殖民統治朝鮮100年，有人提出「日本以過去殖民母國，應該為這些舊殖民地伸出援手」等語，說出驚人的發言。1945年8月15日的戰敗紀念，應該對歷史再作一次徹底反省才能獲得真正的重生。鳩山首相新構思戰亡者追悼紀念設施，應該以反省作為正確的出發點。

#### 四. 結論：歷史記憶的重塑與變化

歷史原本就是解釋的學問。然而依照何等立場、史料、方法以及時空上的限制，歷史解釋不同，建構後呈現出來的「史實」面貌就截然不同。日本的靖國神社所代表的史觀與戰前的主流，充滿著國家至上主義。戰後，雖然以日本國新憲

<sup>14</sup> 《新しい追悼施設は必要か》，頁71。菱木政晴，岩波ブックレットNO. 303《浄土真宗の戦争責任》，（東京，岩波書店）。

法向國內外宣揚「放棄戰爭」的理念，但是在此過程中，日本與當時的國際社會不但疏忽了日本的戰爭責任與謝罪，還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頓時停止，反而利用戰前的舊勢力來展開冷戰。因此，戰後的日本，一方面提倡人類最高的、不以戰爭手段解決問題的「非戰」宣言，但另一方面，又實質站在反共的立場，在美國的安全保障下享有發戰爭財，經濟高度成長的局面，一路飆到 1990 年初期。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日本國民透過初等教育與家父長制的家教中，只學習盡義務與服從權勢者，及國權至上的觀念，因此習慣性地會忽略人權的重要性。國權至上主義的可怕性，在於人人藉國家之名，在戰場上為維護國家利益，就敢做任何不該做的不人道的壞事。

高橋哲哉在《靖國神社》一書中，指出靖國神社之在 21 世紀仍舊是日本社會的根本〈問題〉，而這以政治解決並非上策，為由回歸歷史才能畫出未來日本的新藍圖。他對日本「非戰」立國畫出希望，同時反對國家透過追悼儀式與「為國犧牲性命」為榮耀鼓吹戰爭的說法。<sup>15</sup>

原本死亡的本身，屬於個人與家人最基本、私密的空間。靖國神社主張神道應視為日本民族固有的信仰，而排除其他宗教信仰者「還我祖靈」的要求。其實，靖國神社所主張的神道為「國家神道」，與一般神道化為日本人的民俗風俗的一環有很大的差異性。然而，隨著時空改變，如今靖國神社也多方舉辦民俗活動如櫻花祭等，但神社內所設各種紀念碑與戰爭紀念館遊就館，仍舊充滿了軍國主義而要彰顯戰功者，以推廣大東亞戰爭是「聖戰」的史觀。

然「追悼」的思念亡者行為本身並無宗教性，也該屬於個人從個人的角度自由思念亡者。靖國神社依照戰亡者的戰功，挑選祭祀對象而取名為「英靈」。因此其「祭神」取樣中有濃厚的國家主權意識。然而，對所有在戰爭中喪失親人者來說，重點不是有無戰功，而是他個人生命的消失與無限的悲傷。但是，因戰死中有價值差別，使得遺族在現實社會中受到清楚的差別待遇，這對非「英靈」遺族會產生莫大的精神打擊與羞辱。國家舉行「追悼」儀式充滿了政治性。

當代的史料檔案等過去被歸類為「秘密」不對外公開的各種資料，逐步攤開在陽光下。日本的國會圖書館上網公開「靖國神社史料」，讓所有人不分國籍、民族、宗教信仰與政治上的立場，可直接從網路上下載所有的第一手資料。歷史正朝回歸解開歷史真相的方向發展。日本政府思考第三類國家追悼儀式，也正是面臨民主的壓力。人走了就有歷史的軌跡，歷史也應該回歸到個人層面才是對的。

---

<sup>15</sup> 高橋哲哉《靖國神社》，ちくま新書 532（東京，ちくま書房，2005 年）。